



百里无忧
著

纵情难收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百里无忧
著

纵情难收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纵情难收/百里无忧著. —西安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78-7-5613-4535-1

I.纵... II.百...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68316 号

图书代号:SK8N1023

责任编辑: 周 宏

版型设计: 祝志霞

出版发行: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(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)

邮 编: 710062

印 刷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7

字 数: 320 千字

版 次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613-4535-1

定 价: 26.80 元

注: 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

【目 录】

- 一 风雪年关/1
- 二 以死相爱/34
- 三 风波浪里/69
- 四 危机重重/97
- 五 不甘堕落/129
- 六 往事之谜/159
- 七 潜龙轰天/202
- 八 艰难转身/228
- 九 拔剑四顾/247

一 风雪年关

1、雪地里的疯婆子

如果不是那一年的一场暴雪，白云飞不会感觉到，命运也能像天气般野蛮地咆哮。

起床的时候，他强迫自己喝下了一杯白开水，据说这样是最简单的养生之道。呛了一下，他感觉喷出来的几乎就是白酒了。

由于昨夜的宿醉，他对天气的变化没有丝毫感觉。后天开始就是新的一年了，和电视台同事们左拥右抱一醉方休，或许是最好的交流方式。

作为青州电视台《新闻夜线》节目现场组的制片人，当他拉开窗帘，看到外面银装素裹一如处子的茫茫雪景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这么大的雪，他又有的忙了，估计元旦的假期泡汤了。

白云飞胡思乱想着穿好鞋准备出门，社会新闻部主任老马的电话就来了。他在手机里说的话很短：“没醉死，就赶快爬出被窝干活吧，据说你上班路上有个疯婆子。”

关窗、锁门、出楼，简单的动作之下，他根本没想过，几乎天翻地覆的一切，就在这次不经意的采访中，开始了……

出了小区才深有感触，这的确称得上青州近十几年来最大的雪了。

往日车流如织的马路，眼下已经是银装素裹，车都老老实实在那里，像玩累了的雪狸，一个猛子扎到白晃晃的被子里就一动不动了。

马路上到处是趴了窝的轿车，很多车就停在马路中间，估计车主大多弃车步行回家了吧。市环卫部门已经出动了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到处都是开不动了的轿车、卡车、乃至公共汽车，除雪车如笼中困兽也寸步难行，总不能把那些停着的车也一道推了吧？只有人工除雪的大军在发挥实力，但是推进速度之慢犹如蜗牛搬家。

站在门口，白云飞犹豫了一下，上班的路有好几条，到底先走哪条路去寻那疯婆子呢？雪这么厚，全走一遍可真是锻炼意志了。

民生新闻不同于新闻联播，除了硬碰硬的批评报道，收视率最高的就是谁家老婆婆又被儿媳遗弃了，哪个老人又无家可归找节目组哭诉了，只要是弱势群体都是关注焦点。老马关注个疯婆子也是可以理解的，上次一只猫上树救不下来还发了好长的报道，何况是人。不过大雪茫茫，上哪找呢？老马的缺点是听风就是雨，屁大点事都觉得是新闻，必须先拍回来，至于发不发又是另一回事了。台领导都说他是马大胆，什么题材都敢做。但是白云飞从时



政部调过来一年了,看到的却是老马成天毙片子,这个不适合发,那个不适合做的,没比他胆子小的了。

白云飞觉得,老马就是能折腾记者,什么题材都要先“记录历史的瞬间”,至于要拍长拍短怎么拍就不管了,你要问,他就说“看情况”!这明显是深藏不露的迷踪拳高手,简直要把白云飞逼疯了。还好,没过两条街,他就看见老马说的那个疯婆子了。

其实也好找,在中国,要是想知道哪出新闻了看哪围的人多就行。胜利大街和太仓路十字路口那儿,一个疯婆子正在哭诉,见谁就往谁身上扑,路人们则是纷纷躲闪。疯婆子抱着个布娃娃,到处找人说,谁有奶啊,给孩子吃口吧,他饿好久了。有人揶揄道,你自己不就有奶吗?那疯婆子就自言自语,我有奶啊,我有奶,真的就宽衣解带,露出硕大的双乳来给布娃娃喂奶。原本躲都躲不及的人群,呼啦一下又围了上去。

白云飞没有立刻冲上去,而是先拿出包里的DV机,远远地先拍全景。这玩意儿虽然摄像指标差了点,抢个突发新闻还是可以的。万一真发生什么有价值的事件,推上去拍,他也有足够的自信拍得稳。人是越聚越多,白云飞几乎只剩下拍后脑勺的份。本想可以推上去拍,他镜头一推,却发现一个打扮时髦的女郎也在那往里挤,一边挤还一边往包里顺东西。

白云飞没管那疯婆子,径自向那时髦女郎跟了过去。她在那泰然自若,一副看热闹的神态。白云飞虽然懒得一个月都不换件外套,但是凭他屡败屡战的恋爱经历,长期耳濡目染,对女性钟爱的品牌也了解一二。眼前这女贼穿的是古驰的花格呢子大衣,鞋应该是巴宝丽的,脖子上那条白金水晶坠的链子是施华洛世奇的。

直接站在了她的面前,挡住她看热闹的所有视线,白云飞很有礼貌地说:“手法还挺快嘛。穿这么高档的牌子,还顺别人东西,的确是不多见啊?”

说完,他举起DV来了几个特写镜头。女子掸了掸肩膀上的雪,蔑视地看他一眼:“你是谁,星探吗?还是焦点访谈的?本小姐没功夫陪你闹。”

说完,女子转身就走。白云飞边拍边跟了上去。女子是越走越快,后来就狂奔起来了。没办法,到手的奇闻轶事不可能就这么放弃,白云飞撒开双腿就追上去。

2、谜一样的女贼

人行道上,好多地方的雪还没有清理,一脚下去雪就没过了腿肚子,白云飞还没跑上多远,一双鞋里已经灌进了不少雪。他也不知道还能追多久,眼看前面那女贼拐进一条小巷,身形一闪就要不见,不料她忽然一脚崴在了一个大雪坑里。

白云飞缓步走了过去,嘴里说着:“干这行也得体格过硬啊,你手法是够快的,不过体力未必行吧。”

女贼抬起头看看他,喘着粗气说:“把你脚扭了,看你说话还这么自在



不？”

白云飞过去站在她身边：“干活前先得做做准备活动，骨头架子都活动开了，怎么会扭到脚呢？”

她疼的龇牙咧嘴地，几乎破口大骂：“你是男人不，没看见我这疼着吗？也不说给揉揉，懂不懂什么是怜香惜玉？”

白云飞看了看她的脚，隔着袜子就看出肿得挺高的。

“不急，怎么得打个 110，然后再给你揉。”他拿出电话来，“你知不知道被你偷的人，现在发现了该有多着急？也许人家正要签的合同，在你那包里呢……”白云飞还没说完，那女贼就把整个身体靠了过来，双手缠住他的脖子玩起零距离。

女贼眨着足以让任何男人犯错误的双眼，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我这双手呢相当灵活，你是不是觉得它也很柔软？它不只会顺人家兜里的东西，也会侍弄你身上的家伙，你要不要体验体验？”

她轻柔的手迅速地突破了白云飞外衣的纽扣，一下就摸进了他的怀里，冰冷的指甲在衬衣下的胸膛滑过，火辣辣的滋味正由一点向四面八方散开。她的手迅速下移，一路如冰如火，白云飞的胸膛暴露在寒风之中，躯体中炙热的躁动和刺骨的寒意混合在一起，真不知道是痛快还是痛苦。她的手停留在他的腰带上，轻轻一按，吧嗒一声带扣就开了，那只冰冷而嫩滑的小手似乎就要顺势而入。白云飞一把抓住她的手，稳了稳神，坚定地说：“你这套对于我没用，虽然发育的晚点，我也早就不是……啊哈，意志坚定是一个成熟男人的基本素质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”

嘴里是这么说着，实际上他的魂儿都散了，女人的身体是征服男人的基本武器，白云飞也有原始的欲望，此刻嘴上没有彻底缴械投降已经是有些定力了。

她笑呵呵地说：“道上混的，什么事没遇到过，你怎么知道我有哪条心？别想歪了，我可倒计时了，你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。”

话音一落，她伸出另一只手就去抢他的 DV，白云飞连忙把双手紧紧捂住。她抿嘴一乐，下面的手一用劲，他那皮带就被抽了出来一半。白云飞腾出一只手想要按住，对方肘部一挡，他的手硬生生就被卡在胸前。这姑娘手劲大，力道稳，僵持中迅速抽走了他的腰带，裤扣也被完全松开。眼看裤子要滑下去，白云飞连忙用手提住，另一只手一空，DV 也被抢了过去。那女贼单腿向后一蹦，美滋滋地打开 DV，把里面的带子拿出来揣在兜里，然后把 DV 放在了离他几步远的地方。

“本想和你缠绵下，没想到你还玩什么革命意志，假正经。”女贼看着他说：“带子我留作纪念，谢了啊。”

说完，她一瘸一拐的向外走去。白云飞虽然想追，可是裤腰带还在人家手里，这一跑裤子肯定要掉，她顺势喊个耍流氓什么的，他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看着她走远了，白云飞挪蹭着往前走了几步，把 DV 拣起来放在了



包里。双手提着裤子，走到了路口，看见了被丢在那里的腰带。

不是说邪不胜正吗？这回是魔高一尺了，他该如何道高一丈呢？

这时候老马又来电话，问白云飞怎么还没到班上。

白云飞说：“这不拍你说的那个疯婆子嘛！疯婆子拍到了，顺便还拍到了个趁雪打劫的摩登女贼。”

老马说：“好啊，就知道你小子拍东西有料。”

白云飞一肚子气呢，没地方撒，就故意气老马：“好什么好啊，带子被人抢走了。”

老马说：“你小子哪根筋搭错了，不是中了人家的美人计吧？”

白云飞没气力和他多忽悠，直接告诉他：“还好啦，被抢走的是刚换上的空带子。”

电话那边沉默了半天，老马突然爆发了：“白云飞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大的雪，大家都在忙活抗击暴风雪的特别报道，你小子还有心跟我这里逗闷子。既然你脑细胞这么富余，就去把道南市场的片子一起拍了吧，那里的顶棚被大雪压塌了，死伤人数还不知道。”

道南市场，离这里足足有三十分钟的车程，现在交通都瘫痪了，白云飞徒步走过去至少得两个多小时啊。他刚想说追女贼腰都累岔气了，老马那边的电话就撂了。

3、大雪压大棚 大棚挺不直

道南市场是市里最大综合性市场，一度被喻为最强的面子工程。据说棚顶大梁的特种钢是从俄罗斯进口的，顶棚的聚乙烯薄膜是从法国进口的，连里面的照明设备都是从美国引进的最新太阳能技术。这么强的面子工程，在这多年不遇的大雪面前，到底是没挺住面子，轰然垮塌了。

为了做好预先的功课，白云飞临时抱佛脚给道南区副区长蔡勇刚打了个电话。老蔡是个“三泡主意”拥护者，就是个泡会议、泡报告、泡澡堂子的主儿，他的名言是“兄弟我是泡大的！”如今，他却“泡”在现场，在那忙着指挥抢救呢。

他劝白云飞就别去了，市里的重点工程，出了事拍可以，能不能报道出去就比较渺茫了。要是走上两个多小时，费力气拍完，没回到台里就给毙了，那不是自己累自己吗？

圈子就是事业的支撑点，也是事业的瓶颈，遇到事圈子能帮你很大的忙，摊上别人求你的事，圈子就是最大的阻力了。这位副区长和白云飞喝过几回酒，还算脸熟，也算是圈子里的朋友。他都这么说了，白云飞去了也不好拍些什么。可不去的话，回头老马能把他皮给蜕掉几层。

这时候小林给白云飞打来电话说，昨晚送他回家后，车就在半路开不动了，所以今天实在无法送他上班了，请求原谅。

白云飞说：“不用，本来也不希望你那么张扬地开车送我上班……”



其实他也在想,要是没有雪就好了,还可以叫小林把那台宝马开来,带上他一程。这个姓林的小伙子,本来是白云飞认识的一个美女老板唐一倩的司机。美籍华人唐一倩,一度莫名其妙地疯狂喜欢上了白云飞,可惜白云飞自知经济上距离太远,实在无法产生爱的美感。唐一倩回美国治病去了,把健身会馆的生意交给他帮着打理,车和司机也一股脑交给了他。他本来是不接的,但是唐一倩走得特别急,在机场才告诉他这个决定,话说完人就飞了,白云飞想不接也没辙。

不知道为什么,白云飞突然在心里比较起唐一倩和刚才那个女贼来了,一个是大方成熟,一个却是水灵灵、青春气质,都是人精型的。女友李琳和二人比起来就太朴实了,可自己怎么就那么喜欢朴实的呢?是对美有畏惧感吗?心理合计着这些可笑的事情,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。虽然说雪天路滑,路难行难于上青天,白云飞终于还是走到了。

三千多平方米的道南市场,掩埋在一片大雪的覆盖之中,如果不是俄罗斯进口特种钢大梁还屹立着,白云飞简直不敢认,眼前就是平日里熙熙攘攘的道南市场。

白云飞的第一感觉就是来对了。这么大的突发事件,如果因为懒惰半途而废那就真叫错失良机了。这时候,手机响了,来电的是个陌生号码。按下接听键,听筒里传来清脆的女声:“怎么样,裤腰带找到了没?我留了张你的名片,还真是电视记者啊!是记者就去拍拍道南市场大棚怎么塌的,别老祸害老百姓,要么就见到漂亮妹子走不动步。”

居然是刚才那个女贼,这不是叫嚣吗?气焰也太盛了,白云飞大声说:“用不着你教诲,我在事故现场呢,等着晚上看你怎么作案的吧。”

“呵呵,”那边又是一阵笑声,“你不是青州电视台的吗,我打赌你拍我的片子今晚发不出去。”

这妮子还真够傻的,她抢走的只是盘空带子,发不出去?这么精彩的内容不往长了发才怪呢。没再理睬,他关了电话就向市场走去。

看热闹的人群把现场堵得水泄不通,白云飞强挤着才到了里面。长长的警戒线已经拉了起来,抢救人员正在努力清除如山般的积雪,以期把里面一些有用物资多抢出来些。离警戒线最近的是一群刚逃出来的商户,最惨的是包了市场里面门市房的,好几个在那里哭天抢地,反反复复叨咕着新进的设备、刚装的铝合金窗什么的可咋办。

蔡区长正在那抢救物资,看着白云飞来了有点不满:“这么大雪,整个城市交通都瘫痪了,一个媒体都没来,咋就你伙计非得撇着俩驴腿一步一步量过来了?”

白云飞说:“这也是没办法啊,我要是不来,不给组里的记者作个表率作用,我们老马就得把我打成罗圈腿。”

“没功夫和你闹,”看着雪虽然很大,物资还不至于都被压坏,老蔡一边叮嘱着抢救人员手轻点,一边回头和白云飞说,“你来了也好,就当以正视



听吧。虽然大棚被压塌了,但是里面的物资基本没受什么影响,而且也没有人员伤亡。这个市场顶棚设计的是抗五十年一遇暴风雪的,没想到刚竣工就来了个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雪。”

他的话音还没落,后面的商户就闹开锅了。

一个穿红羽绒服的商户高喊着:“你说这话昧良心不,刚才李德云他家里头的,被抬出去的时候就不行了,你眼睛揣兜里了啊,那么大人看不见啊?”

其他几个商户也跟着嚷嚷:“伤了好几十口子呢,好多人是被扶出来的,咋成了没伤亡了呢?”

老蔡立刻尴尬起来,拉着白云飞往里走:“别听他们乱哄哄,哪有那么严重,有几个人是刮破了点皮,这么大的雪,走路摔一跤还蹭破点皮呢,哪能算伤亡?”

商户们哄哄地更厉害了,那架势就要上来评理了,警戒人员只好把它们往外驱赶,说不要往里挤了,雪情还没有排除,大家不要再添乱。

愤怒的火苗是一点就着的,还没怎么着,那边就有人喊起来:“打人了,打人了!”“你们是来救灾的,还是来打人的?”“建这么个豆腐渣市场,你们还有理了?”

人群里开始有雪团飞了出来,一开始还是零散的,后来就几乎如狂舞的雪花一般。老蔡一边往里退,一边埋怨白云飞:“看看,就是你们来添乱,人家说防火、防盗、防记者,一点没错。”

打别人的雪块子都是零散的,偏偏有几个雪球子像长了眼睛一样狠狠地砸中了白云飞。为了保持手里的机器不被伤到,他只好东躲西闪的,后背还是重重地挨了好几下。看看滚落在地上的雪球,明明不是四处飞落的雪块子,这商户中还有人和他有仇?再说了,谁的手法这么准呢,这么远都扔得过来,力道还这么重。

莫非是……

就在这时,在人群后面一个洪亮的声音响了起来:“请大家住手,不要乱,再大的困难,政府会和我们站在了一边的!”

人群还真的安静了下来,自然地分出一条道来,一个人迈着稳健的步伐缓缓走了过来,虽然他穿着朴素,但身上却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威严。他走过之处,似乎每个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连成一条一条笔直的线,有如他挺立的胸膛,刚正不阿、气势逼人。他的眉毛上挂了好多霜,可以看出来也是步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了,然而在眼神里却透露出无比的坚毅和果敢。

白云飞不得不佩服,有些人天生看起来就让人有只可仰视的感觉,不知道是因为当上了领导才这样,还是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当上领导。

老蔡是个近视眼,看不清谁过来了,小声问白云飞:“是谁啊?”

白云飞一边留意着人群里的动静,想找出来到底是哪个高手刚才扔的雪球,一边把头靠向老蔡悄悄说了句:“绝对是让你头疼的人物,咱们的大



市长彭云山。”

可以感觉到，老蔡的身体颤抖了一下，小声嘀咕了一句脏话。虽然他声音几乎压到了他自己都难以分辨的程度，白云飞还是很清晰的听出来，他说的是：“这回完蛋操了。”

4、市长的三次落泪

道南市场外的积雪已经清理出了几条宽宽的通道，而围观的人群就挤在这几条通道里，如果从上往下看，就像是一副黑白分明的棋盘。黑的是黑压压的人群，白的是白茫茫的积雪。黑白之间，这步棋该怎么走，的确是个让人挠头的问题。

无论后果怎样，市场大棚倒塌都是个天灾。老百姓面对天灾是最无助的，而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，最渴盼的无疑是有人能站出来为他们全权负责。

彭市长试了试旁边一个雪堆的硬度，还比较结实，就站了上去。他挥手示意大家不要吵，用他那坚定且磁性十足的声音说：“大家放心，这次大雪是半个多世纪以来，青州市面临最大的一次。但是雪再大，也没有我们排除万难的信心大。道南市场是我们的民心工程，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，为了畅通一方交通而设计。如今它和我们这座城市一样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考验。考验面前，需要应考的，不仅仅是咱们老百姓，我们政府也在面临这次风雪的考验。困难面前，我们首先要互相信任，互相理解。”

雪堆毕竟是雪堆，彭市长这几句话下来，双足已经深陷雪中，马上就要没膝盖了。老蔡想要上去劝他下来，可是走了两步又退了回来。

彭市长丝毫没有理会，依然站得笔直，他抽出双脚换了个位置，话却没有停下来：“现在所有的交警都已经走上街头疏导交通，所有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都身体力行加入到除雪的队伍当中来。请大家放心，百姓的难处就是我们的难处，百姓的渴望就是我们的渴望。我们已经研究过了，市场最快一周内会重新立起来，大家的损失政府会给予最大的补偿。至于现在，我希望看到的是每一位青州人，不要再议论再争吵，面临考验的是咱们的城市，是咱们大家的市场，能除雪的除雪，能帮着抢救物资的抢救物资。现在我就进去和大家一起往外背物资，有没有要做志愿者在外面帮忙的？”

人群中鸦雀无声，黑白相间中，只有黑黑的脑瓜子在晃动。茫茫的白雪静静地审视着这一切，像个事不关己的看客。

风，呼呼地刮了起来，打在脸上，生疼生疼的。那感觉，就像有人拿着冰溜子，一下下刮着低温考验下已经万分脆弱的皮肤。

彭市长凌厉的目光巡视着，一如这刺骨的风扫过。晃过白云飞和蔡区长二人时，老蔡深深低下了头，而白云飞不知道为什么挺直了脊梁。

突然，沉默的人群中有个人窃窃地喊了声“我愿意”。于是乎，一瞬间的激情打破了沉寂，“我愿意”、“我愿意”、“算我一个”的声音此起彼伏。



白云飞拿出摄像机，情不自禁地拍了起来。他把镜头转过来拍彭市长，推上去的特写镜头里看得很清楚，他的眼角分明有激动的泪花在洋溢。镜头扫过人群时，白云飞似乎发现了那个女贼的身影，放下机器仔细看了半天，却又找不到。难道自己刚才赶路的时间太长，眼睛被雪反光反花了不成？

又拍了几组镜头之后，他赫然发现脚下的雪地里居然写着几个清秀的字：带子够吗，着急不？

晕，那个女贼一定在附近，是在耍他吗？市长在这里忙正事呢，她难道非得和自己过不去？

人民群众总是最朴实的，也是最让人感动的。一小时前他们还处于棚顶坍塌的危险之中，几分钟前他们还压抑在怨声载道的愤怒之中。如今，他们体现出的，却是一派众志成城战风雪的昂扬斗志。

彭市长说：“好，我相信，没有被九二洪水吓倒的青州人，同样不会被一场大雪压倒。”

人群中爆发出潮水一般地掌声，可以听得出来，刚才还怒气冲天地人们正在被一种久违的热血冲撞着，这种来自于身心深处的力量，汇集到一起，就是一股百川归海、势不可挡的勇气。

彭市长说完后，带着几个一起来的人就往里面的现场走。

老蔡过去连忙拦住说：“里面雪情还没有确定排除，还是有一定危险。”

彭市长瞥了他一眼，也没接他的话茬，只是说：“一会我的车就能过来，你看看有没有伤的比较重的商户，赶快送去救治。还有你联系下交警部门，想办法清出条路来，确保最近的医院到这里能畅通，你们区里所有在附近的车都过来待命。”

老蔡连忙点头，躲到一边去不再多言。

白云飞站在他身边，也不知道该上前一步，还是退开一步。他一边拍，一边还四处提防着，怕那个女贼突然冲出来把场面搞乱了，到时候都推到他身上，那自己这记者搞不好都当不成了。

彭市长看到他，过来主动握手：“是电视台的白记者吧，我记得你给我做过专访。你们也很不容易啊，到的比我们还快。认真拍好啊，我们一定好好接受你们的舆论监督啊！”

白云飞连忙说：“不敢，不敢，雪灾面前，我们纪录更多的，是大家抗击暴风雪的激情。”

看着彭市长和随从们进去了，白云飞还在玩味刚才的对话。白云飞只正式采访过他一次，他居然就记住了。难怪有人说，当一个政治家，要有极高的智商和极强的毅力，更要有超常的记忆力。

走到事故现场，看着大好的青州市市场工程顷刻坍塌，彭市长指挥大家尽快抢救物资，同时滚滚热泪再次夺眶而出。当听说商户老李的爱人可能无法救治的时候，他三次流下泪来，连忙指示，一定要让医院尽全力抢救，



决不放弃任何一丝机会。

谁也没有想到,道南市场清理得如此顺利。没多久,外面的道路积雪就全被清理到一边。市场坍塌部分也迅速清理完毕,该抢救出来的物资也都归类摆放在旁边的仓库里。

除了市长的泪水,大家都记住了一种久违的冲动叫激情。

当天的新闻太多了,以至于台里决定停播所有电视剧,从晚八点开始播发《新闻夜线》抗击暴风雪特别节目。

当天,青州道南市场被大雪压塌顶篷,已认定的事故结果是一位商户死亡,16位商户受伤,直接经济损失初步估算超过百万,而市场停运重建所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则无法估算。

整个特别节目当中,最出彩的是白云飞拍摄的两条篇片子。一条是《市长的三次落泪》,另一条是《有人雪中送“炭” 有人趁“雪”打劫》。一向只出现在会议和视察现场的彭市长,第一次被白云飞大胆地以人性化角度报道出来,老马当时就拍板,这条片子就这么报,一定比什么市领导视察雪情更有震撼力。而另一条片子,老马则是犹豫再三才同意播发的,毕竟在这样一个大家齐心合力抗击暴雪的系列报道中,出现个女飞贼窃取他人财物,有点不和谐。

白云飞说:“只有抨击邪恶,才能体现出善良人们的伟大。”

老马端着他的大茶缸子瞅了他半天说:“关键你也没把她抓着啊,光拍没制止,毕竟还有那么多人丢钱呢,你怎么也有点说不过去。”

白云飞说:“那女的太猛了,我是弄不住她,这点宝贵镜头差点都没了呢。不过,咱们节目一播,那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啊,不出一天保证让她落网。”

老马低头不语,过了一会才说:“你把那女贼的脸部打上马赛克处理一下吧。”

“那还怎么发动群众攻势啊?”白云飞心里不禁一凉。

老马站起身踹了他一脚:“告诉你处理就处理,你个彪呼呼的,早晚还得给我闯大祸。”

5、午夜骚扰电话

这女贼也是有人权的,白云飞懂。

在整个司法过程当中,未经过当事人同意,记者是没有权利暴露其肖像等私人信息的。但是现在的新闻,谁考虑这个啊,一旦案情属实,也没有哪个律师会站出来,为了犯罪嫌疑人的肖像权来告新闻媒体。

老马的话语和动作里,暗示了另有隐情。

当然,白云飞还是做了马赛克处理,而且把《有人雪中送“炭” 有人趁“雪”打劫》这条片子放到了最后几条的位置播出。

当晚大家都没走,因为也走不了。



市里为了尽快清理道路积雪，已经规定除了救护车、消防车、抢险车等车辆，其它单位和个人车辆一律暂时不得出库。台里的值班宿舍立刻就人满为患，平时没人愿意去住的地方，如今发展到需要中心总监批条，确实有工作任务才可以住。

白云飞没有去挤值班宿舍，男人嘛，三把椅子一搭就是床，在办公室过夜早就习惯了。他也没办法不留在办公室里，老马的确够狠，硬是把他留下来接热线电话，说是马上过节了，制片人要带头值班。

钟声敲过十二点，热线电话基本就没了。白云飞一开始还强打精神翻看了下电话记录，之后就困得睁不开眼睛了。三把椅子总比趴桌子强，他还是决定摆上椅子睡一觉。刚把椅子的距离调整好，热线电话响了。拿起电话一听，是位女性。

“是电视台吗，我想反应一下你们记者的作风问题。”

“这里是热线电话，只接受新闻线索。”

“是吗，怎么称呼你？”

“我是1号接线员，有什么新闻线索可以直接说，如果没有，还请您多关注我们的节目。”白云飞不愿意搭理这位无聊的观众，打热线反应情况每天都有一半不着调的，这还反应作风问题，什么年代了。

“哎，我听你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？你不是主持人吧，再说两句啊，你的声音好有魅力啊！”

白云飞听着这姐们儿的声音也有点熟悉，不过他还留恋那三把椅子的平衡呢，能躺下来比什么都强。于是他直接说：“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如果没有什么新闻线索，就这样吧，谢谢关注。”

“你是那个什么白云飞吧，就你这声音，听两句就能听出来，”对方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，“有胆量拍新闻，你就别不敢承认。”

对方这么一喊，白云飞也听出来是谁了，这女的就是上午十分嚣张的那个女贼。

“对不起，您一定听错了，我就是接热线的，可没有白记者那么有实力，人家是我台著名的年轻记者呢！”

“你再装，就你个白云飞，不就是会抓个什么花边新闻么。有人偷梁换柱、以次充好闹的大棚都塌了，你怎么不去拍？什么女贼偷东西，拍了那么半天，以为你是狗仔队精英啊？”

白云飞越发无心恋战，捏紧了嗓子说：“白记者拍片子很认真的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有价值的新闻。不像有些人，只想着不放过别人的包啊、钱啊什么的。做人呢可以下作一点，但不能下作到偷人家东西的程度。”

“你说谁呢？告诉你小心点，那是替天行道，你懂不？”

“这位热心观众，请问你是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吗？如今替天行道这个词基本只在武侠小说里才经常被使用的。”白云飞觉得说多了也没用，准备挂电话了，“好了，无论如何，谢谢您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再见！”



撂下了电话，白云飞正觉得有点没说够，那边电话又打了过来：“电视台就不讲道义了么，电视台就只能收拾老百姓和柔弱女子了么，白云飞，臭流氓……”

不等对方咆哮完，白云飞直接打断了对方的话说：“这位观众，您一定打错电话了，如果你想自首，可以拨打110这部热线，再见！”

话说完了，心里这个爽啊，比睡上席梦思了还舒服。

电话又接着响了起来，白云飞看了看来电显示，还是刚才那号，直接拿起听筒又放下，然后把线拆了。

看看墙上的表，已经是12月31日零点多了，再过不到二十四小时就要迎来崭新的一年了。本来《新闻夜线》节目按计划是要停播的，记者们也要迎来一个温馨的小假期的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，把这一切都改变了。

看看时间过了很久了，白云飞把热线电话线又接上了，别第二天睡过站，老马来了发现热线被拔掉又要大发雷霆了。

还好，那个女贼不至于一直拨打，热线连上了没再响，估计她也睡觉去了。白云飞倒回椅子上，身心放松地准备进入睡眠状态。结果，好梦还没做上，热线电话又欢快地叫了起来。

这回他的确有点怒了，这小女子还能消停不，拿起电话他就吼：“你再打，我就替你拨110了！”

听筒里沉默半天，过了好一会才怯生生地传出声音。

“打110干嘛？”对方是一个男的，尝试性地问，“你这不是电视台吗，道南市场坍塌事件中受伤的商户要被撵出医院，你们敢报道不？”

白云飞忽然觉得，在今天这样一个惊天动地的年关之夜，想睡觉的，的确成了他的一种奢望。

6、俩眼皮打架的夜晚

到了医院门口，发现大半夜围观的人也不少。顺着人群白云飞就来到了特护病房的楼层，楼梯口就堵着一堆人。了解一下，才知道是医院给好几个轻伤的开了出院通知，但是受伤的商户不走，都认为在医院的才能得到更多的赔偿。

还没见到医护人员，白云飞竟意外见到了久违的李艾。如今已经是刑警支队的副队长了，他居然还到这里站岗很让人意外。

“这位民警同志，我想采访一下你，对这场大雪有什么样的感受？”白云飞假装不认识，直接把镜头对准了李艾。

李艾被白云飞弄的一愣，然后一把拉他到了一边，小声说：“你小子又来惹事了，没看我穿着便服呢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被贬成片儿警了？”白云飞揶揄道。

看见白云飞手里拿着摄像机，旁边的群众就聚过来了，虽然不多，但是也挺吓人，万一听见刑警介入这事可不好弄。李艾给了他一个眼神，然后就



向紧急通道那边走了。白云飞抓紧时间采访了几个群众,有的说伤不重还占着床位不妥,有的说伤没好为啥一定要出院不公平。李艾那边肯定有内情,他着急过去打听,也没太注意大家说了什么,敷衍了一下就退到紧急通道那里去了。

李艾正在那抽闷烟呢,后半夜了,通道里几乎没什么人,白云飞也点上一根烟,和他一起坐在了台阶上。当初拍摄一个刑警队大案,白云飞被派去采访,结果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,居然和李艾一起去了一线抓捕多起杀人案的元凶,算是生死之交。

李艾坐下来才告诉白云飞,本来是没什么事的,但道南市场有个上访专业户,就说市场建成以后给他的补偿不够,一直在闹。这个老爷子姓陈,当初是那里的一个小饭店老板。马路市场要改建大市场,动迁的时候陈老爷子就成了有名的钉子户,最后全搬了他也不搬。没办法,行政执法人员后来只有去强拆,老爷子自制了燃烧瓶在屋顶上和执法人员对峙,结果烧伤了人。陈老爷子被拘留了一段日子,房子也被强拆了,所以出来后就一直在上访。

“这事我知道,当初我们报道过。”白云飞接过了话茬和李艾说,“执法部门说他的房子是非法建筑,不过省里有过批示,按年代算是不是非法建筑还要甄别。当初行政执法的也不是法院的执行厅,到底能不能强拆争议很大。”

李艾说:“是啊,不过也不能就因为他那么一个小饭店整个市场就不建了吧?执法局执行的是区里研究决定后的文件,看起来也没错啊。陈老爷子要是接受最初的补偿,也不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不是?”

想起这个事件,白云飞还记忆犹新,那是他刚当记者的时候,台里报道是中立偏向于陈老爷子的,而省台的报道是完全站在行政执法局一方的,搞得老马还去市委宣传部接受了有关人员地质询和批评。那时候白云飞是跟市领导的,间接也听几位市领导聊起过这档子头痛的事。想来时间过去有两年多了,陈老爷子还那么执著,也真令人佩服他那股子劲。

不过,这又和今晚李艾到这里有什么关系呢?

李艾靠过来小声和他说:“今天不是道南市场出事了嘛,受伤商户都在碧海医院,市里开启了绿色治疗通道,免费医治。受伤商户都是区里车送来的,只有老陈头自己找过来了,说是自己伤也很重,也要接受免费治疗。医护人员也认真,给他一查,只有哮喘和高血压,的确有点严重。不过这都是慢性病,也不是事故受伤引起的啊。”

白云飞本来困得都想找根棍儿撑在眼皮上,可听李艾这么一说,又被陈老爷子的智慧给逗乐了:“他这是要混进来,指不定哪个领导来探望,他就冲上去喊冤了。”

李艾站起身来,到门口那看了看外面没什么人,才过来和他说:“还不止呢,医院人和他商量出院的事,他说要是不接受他免费治疗,他就把医院



炸了。据说老爷子拿了个大旅行袋来,谁也不知道那里面装了什么。现在他那个病房里,都是我们的人假装的病号,当初他就弄过土燃烧瓶,这回就是点几个‘二踢脚’也够轰动的了。”

白云飞不禁又开始思念那办公室的椅子了,自己应该感谢那个女贼的骚扰电话,她要是多坚持一阵子,自己接不到商户的热线,或者坚持把热线关了,哪会到医院来受这份罪?

李艾刚当上副队长没多久,白天还身先士卒上街除雪,如今是真困了,眼皮也打起了架。白云飞忽然感慨起来说:“这生活就像一双眼睛,老百姓是上眼皮,有关部门是下眼皮,有了困的时候,俩眼皮就老打架。不过都是一家人,即便上眼皮挨上下眼皮了,那也是为了睡个好觉,养精蓄锐为明天不是。”

李艾眨了眨眼睛,看着他的眼睛然后说:“有关部门应该是上眼皮,你什么时候见过下眼皮动了,那合眼眨眼,都是上眼皮在动。你什么时候见过下眼皮,扑棱扑棱往上翻了?”

白云飞开始对李艾这个曾经的大老粗另眼相看了:“挺有内秀啊,知道哪个眼皮动了!”

李艾给了他一拳头,说:“这是基本生理常识,就是不知道,看看你那老打架的眼皮也知道了。”

白云飞看着楼道口的那扇门,两眼空洞地说:“有关部门要是主动做了上眼皮,那百姓自然就幸福地享受下眼皮的待遇了,可是有的时候事情总是不尽如人愿啊!老陈头在这事上老要做上眼皮,有关部门可就难受了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,一个穿着病号服的人就推门进来了。白云飞刚要起身,李艾就示意他是自己人。

那人快步走过来说:“李队,可找到你了。老陈头情绪又有点激动,又张罗着要烧要炸的!”

7、狙击手来不来

真佩服警方的布置如此神速,病房那边老陈头还不知道身边的病友都换成了警方的人。白云飞和李艾交谈的那个紧急通道楼梯口,迅速就成了临时指挥所,几个刑警病号装作出来抽烟的样子,在那里商量起方案来。白云飞往后躲了躲,李艾也没提让他回避,反而说不用避讳,也听听媒体人士的意见。

一起去抓过连环杀人凶手,还帮他们做过多起专题报道,李艾对白云飞的信任是由来已久的,哪一次白云飞的表现都不差。他们局长好几次上电视台商量过调人的事,要不是白云飞觉得自己拍的会已经太多了,再到公安局新闻中心成天拍会拍到吐,也许他就是李艾的战友了。

他们商量的第一项就是:要不要狙击手来。

警方的方案总是要做最坏打算的,如果老陈头真的是带着雷管来的,

